

2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92

ChL 1060/4208B

新刊性理大全六十一卷

歷代三

陳平

按漢書平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後佐高帝定天下六出奇計官至左丞相封曲逆侯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

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刀相勝

勝者為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青平等

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

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

事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

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

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五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集覽

文帝以宰相之職通鑑漢文

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內史主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無四夷內親附百姓帝稱善勃大慙病免

龜山楊氏曰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踈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待其所矣宰

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

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明並豆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

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

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

軍功者率在先集覽八侯位次蕭何鄼侯曹參平陽侯張敖宣平

侯周勃絳侯樊噲會舞陽侯鄼商曲陽侯奚涓魯侯夏侯嬰穎陰侯傳寬陽陵侯靳歙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蒲侯王吸清河侯

十八侯論

主理人...

薛歐廣平侯丁復陽
郡侯蟲達曲城侯

王陵

按漢書陵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徵時兄事之及高祖起沛陵以兵屬焉天下既定封安國侯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祖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納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發漢一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

臣朝
物義

是而不違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採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視其間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窮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頹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斬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二子於朝二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能二子為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

仁傑
事以
天
為法

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或馮道之徒而論者
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舉推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
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奉奉然日以復廬陵
王為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
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
正齊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集覽書高后元年太后臨朝議立
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崩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乎
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開居深念漢書高后八年陳平嘗慰
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座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
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慮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
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
雖有變推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權太尉因為
平書呂氏幾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初劉章等相謀
軍按通鑑漢高后八年呂后崩祿產欲作亂神向勃劉章等相謀
未突勃使副寄然說祿以兵屬勃勃入軍門行令曰為呂氏右祖
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也軍分部悉補諸呂男女

少長皆斬之目按漢書領呂后女弟樊噲之妻也按通鑑
荀或叔孫頴陰人聞曹操有雄略歸之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以
為奮武司馬軍國事悉以咨之馬道按史畧馮道為州人少
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為人
簡儉寬弘消裕多智後封瀛王按唐書狄仁傑太原人奉
明經嘗赴并州法曹過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同府
參軍劉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問仁其義之
曰十有八人而已後以地官符即同平章事委曲請武后還政中
宗時封梁國公復廬陵按唐鑑中宗名哲高宗太子都位
後武后廢之為廬陵王居均州遷房州凡一十四年還東都房東
官士年張柬之遷后迎復帝位管後五龍夾日本傳狄仁傑
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
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此
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也

叔孫通

按漢書通辭人為博士說高祖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始用於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帝曰

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
大常賜金五百斤徙太子太傅

朱子曰叔孫通為綿蕪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
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魯一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

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通鑑漢高帝六年叔孫通說上曰需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頌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

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綿絕野

外習之與徐廣曰綿最表位無準也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為習

時處最謂以茅剪植地為纂位尊卑之次常昭曰引繩為綿立表

為最最音最會及顏師古曰最與絕同又音租悅反按春秋國語

置茅絕表坐賈達曰朝會束茅以表位曰絕或曰立竹及茅索營

之習禮儀其中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

朝廷無禮群臣拔劍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日前從叔孫則又因

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為

也而後可以有為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

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乎

子雲
以大
臣許
兩生

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
卜其事業也

四皓按史記四皓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角
里先生姓周名術綺里季無注避秦不仕隱於商山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幾之意謂楚漢分羊却不出只為呂

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果小了然觀四皓恐不

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

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

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子死亦

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

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

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

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
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誅
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成劉舊覽按
唐書元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官至膳部員外
郎積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補遺按漢書前徵范陽人
楚漢時論士有權變武信君嘗用其策降燕趙二十餘城信用
其計遂定齊也自序其說歸曰馬末九八十一首更按漢
書趙王如意高帝次子定陶戚夫人所生初封趙王帝以其狀貌
類已見太子微弱嘗欲廢太子而立之羣臣諫爭不聽呂后彊要
張良書計召四皓調護乃止帝崩呂后鸚鵡殺之史記但非張后子
漢書惠帝七年帝崩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
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謂之少帝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敖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
帝之明倦倦於趙正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生也

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
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
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蓋亦及諸已而已不以社席燕好之私
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
化天下以婦道如開睢之詩豈特無母禍而已哉○桓公殺公子
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
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髮鉗奴辱於宋家非
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
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
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

項其義得之矣

集覽

按通鑑漢高帝十

已密之長安欲發太子而立之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上欣然而笑時趙王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空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吕后太子辟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注在子以瓦注者巧以絢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砥郭象曰砥武典反字或作婚音婚說文婚於也憚惜也林希逸口義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欲若曰以注下為孤注即此注字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絢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云之猶發家昆陵陳濟曰發象如發去物上蒙覆之物言易也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吕一人亡酒者不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吕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集覽劉章言田事漢高后七年是時諸吕擅權用事朱虛侯朱虛侯惠王次子時章忿劉氏不得取常入待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既種立苗欲疎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頷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所之還報左右

皆大譴示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吕憚之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日工作程品有其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死遂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吕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吕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吕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責安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按漢書釋之南陽諸陽人以此貨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後拜廷尉惟務持平語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景

帝時出為
淮陽王相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
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
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
問陳平平條析其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
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乎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
圈畜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
足深過之與雀覽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其悉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又之前曰陛
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稱為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
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

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上崩今陛下
以畜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辨而無其實
事之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注虎圈養獸闌也在上林苑中畜
夫掌聽訟於虎圈者喋喋多言貌利口多言少實也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
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
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
也然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者趙
蓋韓揚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
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
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
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實縱之

謂剛不吐柔不茹者乎也趙壽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集覽制秩三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周亞夫按漢書亞夫沛人勃之子仕為河內守封條侯景帝時吳楚反以亞夫為太尉擊平之後拜丞相

五峯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

名富貴設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

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不呆子曰此軍法

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

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

容不知有軍曰若說到及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二軍兵

當守法集覽

按通鑑漢文帝六年匈奴大入寇以亞夫為將軍屯細柳帝自勞軍天子

先驅不得入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差曰此真將軍矣

賈誼

按漢書誼洛陽人文帝時何南守及公薦之召為博士

時年二十餘歲中趨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與禮樂

絳灌等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帝後思之召見宣室因問鬼神至夜中帝不寤前席拜梁王太尉上治安策論者以為通帝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

識末矣其亦不善享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接慨然遂以

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賤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

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吾身親見之也誼

以疎眈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熬然耶此說襲

賈誼以身任天下

天也者道

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解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道身非宰輔乃汲上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儒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矣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集覽
周勃沛人以獄濟曲為生計漢成楚有

功賜爵列侯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時稱為絳侯○灌嬰睢陽人少以販繒為事隨漢高帝滅楚賜爵列侯與絳侯其立故時人稱之為絳灌云○賈誼傳施三表五解以嬰軍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伏好人之伎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懷其目賜之以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首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解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其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形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定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麓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

二子
氣象
中

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
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
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
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嚴乘時而發夫文帝躬修文默
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然
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
風俗好處誼不為無助

袁盎

按漢書盎字絲楚人也文帝時以兄會任為郎數以直
諫不得久居位調陝西都尉既而徙為呂相國病免歸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徃禍又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
以檻車遷之是特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

戰國
策士
之常

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其叔不義得衆詩人及刺杜公而春秋交
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
象放之有庠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
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及以苛禍中之此戰
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首發之先後耳不
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
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

淮南王之驕恣通鑑漢又帝六
年淮南王長謀反事竟召至長

安丞相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
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
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王果憤恚不念死民
乃作歌歌曰一尺布尚何縫一斗粟尚何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
聞而病之鄭其叔不義得衆左傳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
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在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也

賈山

後漢書山頡川人涉獵書記為頡陰侯騎即孝文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後文帝除鑄錢

今山復上書諫遂復禁鑄錢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令其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未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

按漢書唐趙人為中郎署長嘗言雲中守魏尚有功而制其爵節制之使唐特節制尚復後拜唐為東騎都尉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百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此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詔帝尊以信臣夫之軍曷為

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後者僕軍之左駙馬之左駟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詔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

云爾則得矣

馬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通鑑漢文帝十四年

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庶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李牧為趙將軍而相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伯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而相盡以享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二人為隊長武習戰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穰苴斬齊君之寵臣穰苴者田完之苗裔晏嬰薦於齊景公召為將軍使莊賈監軍納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軍士服栗乃進復故地也

鄒陽

枚乘

按漢書鄒陽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辨著

梁從孝王游被藩下吏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枚乘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有異謀切諫去而之梁
景帝時拜弘農都尉以病免武
帝即位以安車蒲輪徵之道卒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道其君而區區以
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
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是乘
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

田叔

按漢書田叔趙郡涇城人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
為人廉直喜任俠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會趙午等謀
弒上事發竟詔捕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叔及孟舒
皆自斃鉗為工家奴隨王至長安事日得出乃進言叔
等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
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

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輝美時人感慨自殺者何以

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也豈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

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

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集覽

張敖按漢書張敖大梁
人趙王耳之子尚高帝
方魯元公主十年帝過趙敖執子婿禮甚甲上箕踞慢罵之趙相
貫高趙午等怒謀弒帝人告之午等伏誅發敖為宣平侯高后六
年卒益
元王

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

間者也漢景帝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

量者何與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

子作春秋必記吳異懿亭人君禹世不死也集覽

燒梁獄詞空手
來見通鑑漢景
帝中二年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暉入牌王寵
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粟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

綱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為繼帝詭曰若表盜等日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盜乃與勝詭陰謀使人刺殺盜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竟安國見王泣曰王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 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立數行下曰大王殊和臣浮說... 使卿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則日於貴臣編為足下憂之君長誠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全成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激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立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詞空乎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故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謂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善請朝至闕乘布車從兩騎伏各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善相殺後如故然帝益疏正不與同車華矣以田叔賢擢為幕相

晁錯

按漢書錯穎川人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號智囊數上書言邊事皆見嘉納景帝時遷御史大夫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

未嘗知治體

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雖股肱耳自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詭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
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
志固將損之也錯無頑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
而取禍蓋無定在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
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震
淮南之謀况不為黯者乎集覽孔子墮三都史畧孔子言於魯定
公將墮三都以強公室叔孫氏先
墮邱季氏墮費孟氏之臣處父不克墮成圍之不克注墮毀也汲
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史畧漢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
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守節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君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
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為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
是孔明錯着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故有等畫一曰使

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為都統如何做得集覽馬謖三國蜀
志謖襄陽宜
城人良之弟仕昭烈為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器異
之以為參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下獄死亮為之流涕

竇嬰按漢書嬰觀津人景帝朝為詹事竇太后愛帝弟梁
王王朝因燕帝顧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嬰進曰天下
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安得傳梁王
時太后好黃老而嬰重儒術是以不合遂免去

灌夫按漢書灌夫穎陰人父張孟嘗為灌嬰舍人故象灌
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吳軍大奮曰願取吳王
若將軍頭以報父仇遂披甲執戟而往大
破吳軍以此名聞天下後為淮陽大中

田蚡按漢書蚡長陵人好儒術武帝時為太尉與丞相竇
嬰推轂趙主等所言皆所後封武安侯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忙

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禍之辨

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

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天相為引重一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

下式
願輸
脚边

世其乎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
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為名高其志
慕又何其汙也蓋竊觀學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
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與
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
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軍覽惟較上類言舉薦人如推較之
轉運也史記荆燕也家呂氏推
載高帝統天下索隱曰諸呂奉高祖
取天下若人推較欲前進塗然也
卜式按漢書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武帝朝願輸家財財
邊召拜即中初式不願為即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
息上善之式曰治民亦如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毀群
上奇其言拜緹氏令後為御史大夫賜爵關內侯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
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

皆眾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
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葆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
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
眾人而為之乎集覽封禪服虔曰封增土之高歸功於天禪關廣
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太山上封禪
而察真近神靈也贊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曰祭之
除地為埤祭於梁父後改埤曰禪神之矣祭上玄酒而俎魚俎皆
廣長十二丈高高三尺皆三等而樹
石泰山之上高二丈一尺廣三尺

公孫弘按漢書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
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待詔

金馬門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
參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俸祿皆以供賓客家無餘資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
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

注里八八二一

事得大臣體

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武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武激其怒也故弘以武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郭解按漢書解軼人始以游俠睚眦殺人後折節為儉以德報怨有子極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體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通鑑漢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列侯以命獻以助祭少府省金金受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命獻以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刻以不敬奪爵者百人之注酎直抄冬三重釀酒也秦月令曰孟春酎之孟夏始成西京以記漢制正月日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之獻宗廟張晏曰酎之言醇也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在俠行權如淳曰相與

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推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為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以權力俠捕人也

湯按漢書湯杜陵人以為筆吏累官至大中大夫元朔初為廷尉元狩初為御史大夫未幾而有罪自殺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魏食餐食二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彙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厭墨雖剛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厭墨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厭墨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孽鯀雖人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

子安世保輔漢室是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水世固其宜
矣又何異焉隼覽世也八元八凱世濟其天通鑑外紀帝嚳高辛
氏有才于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所謂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顯嘯高陽氏有才于
八人曰蒼舒嘯凱檇敵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所謂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隼覽食養二族世濟其凶通鑑外紀有
鴻氏有別子曰緇雲氏娶士敬氏之女曰炎融定生驪兜堯放令
崇山驪兜生三苗堯崩之三危三苗氏有弟曰號食養二族又云負于
飲食胃于負賄侵欲崇後不可盈壓天下之民謂之號食養是也人
之對曰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成十六年晉駟陵之徒樂城掖
公出於淖襄二十一年晉逐欒盈盈過周寮曰昔陪臣書輸力王
室王施惠焉隼覽雖剛慢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御族遂亡隼覽書
之子盈欒之子事見左傳成十六年及二十三年采均謂堯舜之
子丹朱商均也隼覽謂舜禹之父瞽瞍及鯀也安世保輔漢室按
漢書張安世杜陵人父湯官至御史大夫安世以父任為郎武帝
奇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封富平侯宣帝時以定
策功拜大司馬自漢以來安世子孫七葉侍中諸曾散騎者十餘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有大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
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然自艾而卒復辟光
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弔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
更咆勃時也照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照模樣了又問光畢
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
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光小心
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果處之
禍乃口過之所致○及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節耶曰采符采
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隼覽霍光廢
昌邑通鑑漢昭帝元平元年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入即位
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有罪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霍光小心謹

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不知前書本傳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曾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上有常處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通鑑漢宣帝本始三年大將霍光妻顯欲弑皇后許氏初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嬰淳于衍衍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貴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值此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為后矣事成富貴共之遂合藥丸以飲后曰我頃岑岑藥中得無有毒后遂崩顯恐以告光光大驚欲自殺陳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累死之禍乃口過之所致漢書列傳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云云他日援又曰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尔安能即兒女子手中乎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當不失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自立大臣以為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

天事

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亦為凡凡夫何其温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也光之所建立相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

人子弟明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豎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無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而責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

孝者
要

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飾為學者譏議則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及身而察焉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集覽 蘇武之忠節按漢書蘇武杜陵

人父建以功封平陵侯武在漢初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幽雪咽括仗節牧羶居十九年得還拜典屬國宣帝立賜爵關內侯圖形麒麟閣揚敞之庸謬按漢書敞華陰人莊重謹畏昭帝時受遷至御史大夫霍光張安世謀廢昌邑王議定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久之始許誰宣帝即位月餘卒田千秋按漢書千秋長陵人為高廟寢即會肅太子為江充所請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武帝大感召見而悅之拜為大鴻臚數月遂式封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昭帝時年老得乘小車入宮因詔曰車千秋其壻即論死壻謂徐仁也事見通鑑

漢昭帝元鳳三年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哉雄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

天下重任固非須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交獨畏

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事若欲蒙爾天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

如此予獨疑其猶忿偏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

與成功故武帝謂有社稷臣黯送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疏受

按漢書疏廣疏受俱東海蘭陵人廣官至太子少傅兄子受官全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外送者車數百兩道略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或論一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

太子朱子曰疏取父子亦不必苟貴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

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

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

退又見得如此只得上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

之士集覽

元帝懦弱按史謂漢元帝名顛宣帝太子雖喜儒術然率制文義優游不繼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

魏相

按漢書相濟陰定陶人地節中拜相嘗白去副封以防壅蔽時宣帝厲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

衆職甚稱上意蔚然一代賢相封高平侯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

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

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乘變輒奏言之此誠宰

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

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一人臣愚以



汲黯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乘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一人臣愚以

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弊乎有
聞矣故予其情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
必多而感格正抹之風或鮮矣集覽許史之累按漢書許廣漢女

漢昌成君弟舜封博望侯延壽樂成侯延壽子嘉平因推恩封廣
成帝后○史禁女弟為衛太子良后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微
時依倚史氏及即位禁已死二子皆以外屬舊恩受封長子高為
密陵侯次子曾為將陵侯小子玄為平昌侯地節中霍氏衰諸領
胡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以許史子弟代之諫伐匈奴書通
鑑漢宣帝元康二年上欲乘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占地使不復擾
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不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
之分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皆宜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威此五者非
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
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軍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
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
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
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也

及欲報讎芥之忿於遠夷始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任願也
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持節往車師迎鄭吉吏上還軍
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使官
行事及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救錄吏按事郡國
及休告還府輒曰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
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趙亢國按漢書起亢國隴西上邽人良家子善騎射沉勇
有方畧武帝朝拜中郎將車騎將軍與霍光定冊
立宣帝又屯金成計平西羌封營平侯卒
年八十六謚曰壯侯宣帝時圖形麒麟閣

漢將誠當以趙亢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亢國蓋更軍
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選度願馳至金城
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亢國則圖其萬全
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
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亢國任閫外之寄

國家根本之慮

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倫輩。予謂元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矣。食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集覽。西羌之事。通鑑漢靈帝揚王。及上使門後將軍趙克國。誰可將者。元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馬何如。當用幾人。元國曰。兵難悉度。願至金城。圖止方畧。乃請金城上屯。田奏。願能騎兵。留步兵。禹餘分屯。要害。務務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付三中。付五。亂後十八。魏相任事。其計可以必用上。從之。屯田。十二。利。按史。畧。屯田。十二。事。其大畧。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據且肥饒。以待其耕。三言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遼。漕。穀。六言以閑暇。繕治。郵亭。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虜難乘間。十言無驚動河南。大斤。小斤。使土地。變之。憂。十一言治。遼。愜。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丞相。亮。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奇。亮。以。前。者。數。出。皆。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

兵屯田耕者。難於。謂。實。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丙吉

按漢書吉魯國人為廷尉監宣帝生數月坐衛太子事繫獄吉釋謹厚女徒保養之帝即位吉不伐功後知之封博陽侯拜相吉尚寬大知人

凍水曰馬氏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

牛喘而問之以為詰效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

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足無

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

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

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

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

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

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
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
守令不賢當責其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與普士會為政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李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
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
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
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
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
已矣集覽見牛喘而問通鑑漢宣帝神爵三年丙吉為丞相吉
尚寬大好禮諫言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
牛行幾里矣或歲吉失問吉曰民開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
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執恐牛暑故端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
職當憂人以吉為知大射王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按一經
志士會晉人為之子事文公襄公食邑於國亦稱隋季城僕之職

丙吉

幼而與謀靈公時為大夫境內盜賊悉奔隣國景公時將中軍王
室亂士會平之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及老卒謚武子○
李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呂氏春秋
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街懼人莫敢攀援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
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音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
之意與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
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天豈事之小者耶濫刑若是其
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按漢書霸揚夏人晉文法溫良有讓善御衆武帝未
以文戲賞官復察燕遷河南太守丞宣帝召為廷尉
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累遷潁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
關內侯徵拜京兆尹
後為丞相封建成侯

象山陸氏曰黃霸為潁川守鯨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自具

所本可為棺架亭猶可以祭吏狂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
勞其食於道傍為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
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以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
乃以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為
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豈足
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集覽為穎川
統志穎川郡各今改為鉤州屬開封府為鳥所攫肉史畧黃霸守
穎川有所司察擇吏遣行吏勞還之曰其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
攫肉吏大驚稱為神明鉤距趙廣漢傳曰鉤而者設欲知馬價則
先問狗已問羊又同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
貴賤不失實矣晉灼曰鉤鉤距開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
變冥竟所由以開其術為鉤距也毛氏曰鉤距如鉤鉤之有距吞
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
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匡衡

按漢書衡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政議
輒引經以對數上書陳便宜後拜相封樂鄉侯

榮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口食是所上疏議論甚

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

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

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佳地又曰匡衡說詩閑雅等處甚

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集覽淮陽王按漢書淮陽王名欽宣

張婕妤九幸上由是鍾愛於上嘗欲立以為嗣以太子幼年

劉向

按漢書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彭城人以父德任為率

等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術擢為散騎宗正為許史

恭顯等請湖免官成帝即位恭顯等伏誅復召為光祿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

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

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
義又幸世主從之其主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淫祠復興豈
不惜哉蓋人情徂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
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
溺於習見況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主佐之才既
無主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總說做計較要行便
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
為做計較大甚絕被見破手足俱露是其模樣○初孝宣循武帝
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遊中可謂遇主矣其後
上復與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
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嘗其逢世希合而為之與抑年

劉更生
主

小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與望之堪僅輩立立于朝為群
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
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
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馮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
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
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
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甚見棄也不亦宜乎子讀
更生傳見其卷上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

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隼覽

衡譚用事衡譚匡衡張譚淮南枕中

事而淮南枕中有鴻寶秘書並道術篇各藏在枕中書言神仙
使鬼物為金之術及御術重道正命方世人莫見而劉更生父德
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勿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用其多方多不驗下吏當誅死况陽城侯

上書入國戶半贖其罪上亦奇其附得除冬城死論其猛革按宗
書周堪齊人元帝時擢光祿勳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以師傅見
尊重教宴見言治亂事為右顯所著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怒其乃
擢為光祿勳。張猛城固人嘗之孫受奉於周堪元帝時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與堪同心輔政後為石顯所譖左遷為槐里令既而
徵為太中大夫顯又誣譖之令自殺於公車許史恭顯按漢書石
顯字居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顯為中尚書宣帝
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
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又典事中人無
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
皆敬事顯。為人巧慧論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條賊持詭辨以
中傷人初元中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建白以為尚書百官
之本國家樞機宜以明通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古制也宜罷中書官官元帝不聽顯後害望之自是公卿以下畏
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牛舉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
倚者皆得充位氏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何顯不殺若七
邪言其無官據勢也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條
奏顯請罷顯與妻子徙歸故鄉憂薄不食死

蕭望之

按漢書望之東海蘭陵人徙社陵素有重望仕至
太子大傅宣帝疾篤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
即位蕭望之以師傅見重多
所匡正後為弘恭石顯所害

用人要當公天下之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
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
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
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
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效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
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綱
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濠白罷中書官其機蓋已盡露
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定
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為自多不
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雅其附已不知小
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

主里

前盜心命

十一

龍之汗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
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筆其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
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殷故也故史稱安隗妻行高其未有以害
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學上
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
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益不知學之弊也吁可
惜哉然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
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敦篤者矣隗覽在隗按漢書隗
宛人光之子義行內修待重慶正鯁言無回明帝時累官至大司
空忍其按漢書其安定烏氏人商之子順帝時以外戚為大將軍
額揮朝政中帝崩迎立質帝上自之為咳色將軍桓帝時凶暴月
積威行內外天子拱手而已既而上與宦者軍超等定謀誅之

龔勝

按漢書勝字君實彭城人三舉孝廉京
帝徵為諫大夫王莽秉政歸老鄉里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篡龔君實貫之名休以尊爵厚祿劫以浮威重
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重富之語譏焉未
聞有為辯之者也可不大哀與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
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
可而伯夷叔齊深悲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
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况於王莽馮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
衰絕飭詐偽而盜之又欲誣濇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其言諛禮
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
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
於大牟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

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實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董膏之語漢書
董膏臨終因敕

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拍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年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欽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董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其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迫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蕪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薛方按漢書方齊人嘗為郡祿祭酒徵不至王莽以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善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光武即位徵之中道病卒

王莽

按漢書莽巨君元城人元后弟之子偽為恭儉封新都侯平帝時漢政播安漢公加攝宰衡統帝立孺子嬰自稱攝皇帝既而篡位建國號新更為陳門議置變易天下多事百姓失業漢宗室劉秀起兵與莽戰立刘文為帝黎兵斬莽腐之諸位十四年

辨臺陳氏曰莽技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徒以承其意誦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為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免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傳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采女而請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水賈孺之智兒曹之息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與集覽繼四父而輔政王幼學曰王譚王音王商王根皆莽之伯叔父故曰四父丁傳

按漢書丁傳謂丁姬傳太后之族蓋丁姬哀帝之母而傳太后
哀帝祖母也哀帝即位丁明傳晏用事故世人稱之丁傳云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刻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
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
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
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中
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雖為有止論者不過王
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
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
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

大臣
高勸
人主
自強
於德

於德多平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
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
亦將以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
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傳
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
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
有差失顧及尊傳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
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

也可勝嘆哉集覽

王嘉按漢書嘉平陵人鴻嘉中舉敦朴直言召
對政事得失累遷至御史大夫前後屢上封事

哀帝時拜相封新南侯何武按漢書武即縣人舉賢良方正召對
策除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成帝時為大司空封訢侯哀帝時
莽以陰誅師丹按漢書丹琅琊東武人治詩舉孝廉為郎遷大
司空哀帝封拜丁傳追帝共王丹皆切諫浸不合遂策免平帝即

位以丹執忠節據聖法可謂社稷之臣封義陽侯卒謚節侯
按漢書賢字聖卿美姿容善舉止初為太子舍人哀帝見而幸之拜黃門郎出則駟乘入則同卧起由是寵倖日甚
拾遺按漢書光字子夏魯人霸少子張禹河內狄人皆明習經學任為傳上元帝朝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尊禮師傅與鄭寬中論中金華殿累遷光祿大夫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

新刊性理大全六十二卷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按漢書光武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六世孫都洛陽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畧故能受割群難克復舊物未及下車首訪儒術表行仁義興起李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惜夫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吏事刻深中興之業未盡善焉在位二十三年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

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

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

十說橫於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

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當貴而不
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
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
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奉
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
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
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固如是乎惟其不
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
為憂抑亦未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其圖如綱以為
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集
覽鄧賈復按漢書寇恂字子真上谷昌平人光武時偏將軍事
定河南以恂有牧民御衆之才拜河內太守行將軍事復為

川太守後領川盜賊起恂從帝出征賊平百姓慶道曰恂復用君
君一年乃雷鎮抚封雍奴侯卒圖形雲臺○賈復字文公冠軍人
少好學尚書從光武為破虜將軍有折衝千里之威后為執金
吾封冠軍侯又以功進封膠東侯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就
弟監門發威當時功臣惟復與鄧
禹李通得參議大事卒謚剛侯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曰茂所以養
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里相去

一遠集覽章茂按漢書曰茂死人父祖比日至郡守茂寬仁恭愛嘗乘
車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煌不入
覺光武即位徵為太傅封褒德侯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
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求流之
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按漢書和帝名肇章帝太子十歲即位母竇太后臨
朝竇憲專權謀逆宦官定謀誅之由是宦官外戚迭

為消長漢家之禍自此起矣在位十七年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

信儒術文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集覽 竇憲按漢書憲字伯度平陵人融之曾孫憲為人專權固究為害者鄭眾等所誅章帝按漢書章帝名烜明帝太子為人

性寬厚盡心孝道平注薄賦民賴其慶稱為長者然憲竇憲以啓外戚專權之漸在位十三年

鄧禹 按漢書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幼游學與光武相親光武收河北之策往見說曰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大從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禹以前將軍持節入關名震關西拜大

司徒封高密侯參議大事卒謚元侯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

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

天下大計

吳漢 按漢書漢宛人勇鸞有謀初從光武擊賊有功累拜大將軍及即位拜大司馬封舞陽侯

後詞公孫述於成都八戰八克光武嘗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在朝斤斤謹昏形於休貌卒謚忠侯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未

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湏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

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恃以英

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

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畧而能有成者**集覽** 按三國志然字

義封丹陽人治之甥本姓施年十九為山陰令吳呂蒙病篤大帝問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以然對蒙卒假節鎮江陵蜀漢攻宜都

然與陸遜拒破之後封永安侯 按晉書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與祖逖齊名嘗謂人曰吾恐祖生先我着鞭耳懷愍時為并

州刺史琨出軍長史拔降石勒山州刺史段匹碑時在前城遣人邀琨七率眾奔前與匹碑軟血可盟真戴晉室有欲奪其前者遣

書請琨為內應書為匹碑所獲而琨實不知也竟為匹碑所殺

嚴光

按漢書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迺光武同孝友帝即位披羊裘釣澤中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屈去耕

于富春山終身不仕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故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使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按漢書黃憲汝南慎陽人安帝朝孝廉不就陳蕃嘗問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明復存於心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致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表裏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按漢書固南鄭人劓之子狀貌有奇表好孝負笈從師究覽積籍陽嘉中公御史同對策鯁切順帝拜議郎中帝拜太尉後為梁

杜喬

按漢書喬材慮人少為諸生本孝廉辟司徒揚震府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

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蚩其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

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其李固方卒於朝郎

五

子杜 公忠 節

高陵 世

生理大... 公忠公命

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始
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既志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
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
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為尚書然後發
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其維勢盛然名其為
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義獨推究
侍醫等卒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
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又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
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
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木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
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冀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

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家宰理當明義以正
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况無

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

若固者畫置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
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

嗚呼悲夫集覽

明按漢書廣南郡華容人劉六世孫父貢仕為

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空致仕復拜太尉遷太傅廣練達國

解明解朝章雖無塞直之風屢有補缺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

理問伯始天下中肅有胡公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

優卒謚文恭案按漢書商安定馬氏人竦孫末建初褒乘氏侯

累進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抑虛已下賢遇飢饉輒載
租穀賑貧綏御門侯不以惟盛干法案按漢書質帝名續章帝
玄孫初封建平侯年八歲為梁太后所立梁冀惡其聰慧使左右
進毒弒之在位一年有半案按漢書清河王名蒜章帝曾孫
本初元年質帝按弒李固等議立王為嗣中常侍曹騰等先嘗謂
蒜蒜不為禮由是惡之乃白梁冀迎立蒜吾侯志是為桓帝遂敗

王為討氏族尋徒桂陽侯王自殺國除

朱穆

按漢書穆死人五歲以孝稱及仕耽學與孝廉為侍御史出為冀州刺史部令長聞穆齊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後拜尚書祿士數十家無餘貲穆與門人共益為文忠先生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親其立朝議論有足

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不其所為主觀遠臣

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王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

無異於梁冀其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集覽漢靈帝中平間蔡邕

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族

荀淑

按漢書淑穎川穎陰人少有高行傳學而不好章句桓帝朝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尋棄官歸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先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

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

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需跡於董卓

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

蓋剛木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斬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

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

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

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

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集覽晉書按漢書爽叔之子年十二

綱隱海上日以著述為事後徵起累官司司空唐衡之按漢書唐

外禪之

陳寔

按漢書寔潁川許人隱居好學桓帝時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寔是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公輒求

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夜有盜止其梁上是起召子孫訓戒曰不善之人習與性成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謝罪是道以納自是縣無盜卒諡文範先生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與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集覽按漢書張讓相靈帝特宦者與自禪郭勝十二人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害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頃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諺其耻之是乃道弔焉及後復誅宦黨人諺感是故多所全宥

竇武

按漢書曰武平陵人少以經行著稱延熹中以太僕遷中郎將拜侍中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靈帝立拜大將軍謀誅中常侍曹節等不果遇害

何進

按漢書何進宛人靈帝朝以女弟為皇后徵拜侍中遷大將軍以發賊黨封侯後欲誅宦官不果友為所害與論惜之

北州人豪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矣王甫曹節以其斯之賤便嬖寵暱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桴靴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勸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

而乃遲回達日使逆賊得與盜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
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
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集覽

按漢書王甫曹節桓靈時臣者桓帝時曹節遷中常侍持節北迎桓帝及即位以定策功封長安鄉侯與黃門令王甫將兵誅竇武陳蕃等封宜陽侯
按漢書負燧煌酒泉大父惇為漢陽太守或太守
按漢書陳順陽人秦之子好學善文章隸書曉音律元嘉初為宣城太守累遷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當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

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

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具誅

得首惡二三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集覽

按通鑑董卓作亂司徒王允德中即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野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既而卓黨李傕郭舉等舉兵犯關殺允

走出關事在初平三年按通鑑卓中宗時太后武氏疾其宰相張東之通崔玄暉敬暉和彦範表怨已等五人舉兵討內亂武

氏於別宮迎中宗復位既而武三思用事東之等五人於遠州尋遣人殺之在神龍二年

陳蕃按漢書蕃汝南平輿人年十五閑處一室燕穢不治父友薛勤曰何不洒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

一室後舉孝廉累官樂安太守郡有高士周舉蕃為置一榻去則懸之為豫章太守待除儒亦然累遷光祿勳後為尚書僕射遷太尉竇后臨朝復為太傅錄尚書事與竇武同謀誅宦官不果反為所害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推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

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

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

而武等之謀但欲速安為誅小人之計未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

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既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

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

其黨與而速其效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
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
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夫殲厥渠魁廢從罔治補註 渠蓋也
言我但欲首惡之魁而已渠蓋也 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
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也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官者竊柄已
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
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
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
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
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
負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

慰主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動身之為耳
任天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
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
也可勝惜哉

趙苞

按漢書苞東武成人靈帝時為遼西太守名振邊俗
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劫賫以擊却苞率衆禦
之寇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送語曰母歸忠義苞遂力
戰破之其母妻為賊所害詔封苞劬侯苞葬母訖謂鄉
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
非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
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
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
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集覽 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通鑑
漢元年王陵聚黨居南陽既布以聚

歸漢楚招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特二心遂伏劍而死徐庶按漢書庶長社人嘗薦諸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歸操

臧洪

按漢書洪廣陵射陽侯之子舉孝廉補即丘長偁義誅董卓與袁紹結好紹憚其能以為東都太守後

為袁紹所害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

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

丘也洪欲赴誰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

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

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

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張超按漢書超東平人初與兄

格士多歸之初平初與超首舉義兵討董卓有功曹操表超為陳太守超為廣陵太守

及自叙袁紹按漢書紹汝南汝陽人安四世孫中平末為司隸校尉董卓廢立紹不從奔冀州卓拜紹為渤海太守小受初平初大將軍既而與曹操有隙相拒於官度敗績憤嘔血而死曹公圍超於雍丘事在漢獻帝興平二年按一統志雍丘縣名本漢所置今為杞鄉屬開封府

總論

或有問審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初

理會果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

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靈輿賂醫曹薄斂免衛侯於死終

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

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去其武子雖謂

武子
幾於
王化
陳蕃
以仁
為已
任

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倦倦忠君不避艱險能為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辨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弃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為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審武子事大

際得之但為遽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審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其易為二公則其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集覽
左傳注索

音託衣索也音旃縶也武子以君在幽盜故親以衣食為已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矣左傳信二十一年夏晉侯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齊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化負賂醫使薄其酖而免於死左傳按左傳元咺衛大夫事見信二十八年東海逢萌按西漢書逢萌北海都昌人家貧為亭長既而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掛冠都城門携其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及光武即位始還累徵不起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

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

績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克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斲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斲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有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余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

也攷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帝則尚
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
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
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
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
經取青紫之言况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
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
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
教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
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收

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
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起
之也會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眼舟
一旦死則歸罪於舟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舟之力使其
不服舟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其志氣之美而
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
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
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
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
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
處自修危行而言孫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

周扶持根本漸以圖其為不可驟也當猶諸君子在下則虛祐
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
奮袂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
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
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與若諸君子之不為死
坐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
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
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實出於惡其聲之所感
而未盡天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與
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
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有

節有
道當
特人
物領
袖

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正節在當
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向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矯失之過以此
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
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
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
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
科矣集覽提三尺取天下漢書高帝十三年上擊燕布特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媿罵之
曰吾以布衣從三尺取天下北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罷之張步按漢書步琅邪人更始二年劉永以為將軍與青徐連
兵專據東方建武二年永敗定步乃遣使請關詔拜東萊太守二
年刻未復立步為齊王步殺漢使而受封五年詔耿弇討之復
降封安丘侯其後復欲反陳俊斬之晁蓋按漢書晁况西人起兵
應漢更始徵為將軍建武元年據天水劉禹承制拜為西州大將
軍專制涼州朔方事六年反帝遣馬異等破之嵩降公孫述述立
之為朔寧王八年帝自將征之嵩走西城病死公孫述按漢書述

茂陵人勿為清水長更始元年稱益州牧據成都尋稱蜀王建武
元年稱帝國師大成政元龍興建武十二年吳漢伐蜀遂出大戰
漢軍高平奔陳利殺之其將延岑以城降番黃石存包桑關王
閔以謝西域之質漢書光武建武末年在兵間又獻武事蜀平
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弱因減官馬武事蜀請收威之鳥
劍抵掌馳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柔能
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關王門關射絕西域保全功
臣不復在以此事告以列侯就第中公按漢書中培公魯人少事
齊人浮丘伯受詩高帝過魯中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武帝使使以
東帛加璧安車蒲輪迎之至則以太中大夫武帝問治亂之事對
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後以病免歸李膺按漢書潁川
襄城人舉孝廉累官青州刺史守令聞風解印綬去後為司隸校
尉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坐黨同黨官杜密按漢書密潁州
陽城人為入資質少有矯俗志為司徒胡廣所節遷北海相宦官
子弟為令長奸惡者輒捕按之後拜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
李膺俱坐而各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郭有道按漢書郭泰
字有道介休人容貌魁偉傳通贊籍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
遊洛見河南尹李膺膺奇之遂與為友行常遇雨巾一角墊時
效之故折巾角其見慕如此及卒泰為銘為銘為無愧耳
碑曰吾為銘多矣惟郭有道之銘為無愧耳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答曰

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
各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享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
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夫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
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
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死事便疑蕭何欲置之
辟光武於馮異或請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
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
臣光武監往事而全功臣集覽逐鹿之勢漢蒯通傳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高才疾足者先得焉○
高帝只因請死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漢書高帝十二年蕭何以
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在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蕭何廷尉絳
繫之數日而赦之光武於馮異或請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漢書
光武建武六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
威權太重百姓歸心師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
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三國

漢昭烈

按漢書姓劉諸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有大志喜怒不形於色手垂過膝顧見其耳靈帝未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公孫贊表為別部司馬數有戰功既而為豫州牧後領益州用諸葛亮為

先主
經權
俱失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

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
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
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
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
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使主上
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攷但孔明雖正然益

去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

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
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孝者皆知曹氏為漢賊
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
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總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
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主之人若先主事成
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
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益州獨令關羽在外家為陸
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死洛
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
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

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陸遜按三國志遜吳郡人康從孫始任幕府歷

東西曹令史臣家謂吳主權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終可大任權乃召拜偏將軍古部督代蒙屯陸口以功封亭侯進封婁侯黃武初破蜀漢兵於夷陵尋為相連營七百餘里通鑑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帝自將伐吳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與吳軍相拒累月吳將陸遜連破其四十餘營帝夜遁還永安初魏主不問漢兵時柵連營七百餘里謂詳臣曰彼不曉永安有七百餘營可拒敵乎苞原諷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其忘也孫權上事今至矣是日吳破漢書到法孝直按三國志法正字孝直蜀人法昭烈平蜀為太守終尚書令昭烈東征敗績諸葛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不至傾危也關羽按三國志羽詳人事蜀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鉞威震華夏為世虎臣嘗刺頗良報效曹公有國士風建安末因取襄陽為吳呂蒙家襲而斬之刻表按法書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獻帝初平元年為荊州刺史三年為州牧安民養士卒者歸之十數立李校作雅樂攻下長沙零陵桂陽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不修職貢倚擬乘輿建安十二年卒次子琮嗣曹操征荊州降關羽在外為陸遜所襲法書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漢中將關羽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應羽威震華夏曹操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倘權外觀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都江南以法操從之時魯肅已死呂蒙代之亦勸權居羽謀帥救樊權前陸遜

又魯羽後羽走不推軍獲羽斬之遂定荊州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

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

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

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為必爭之地爭而無

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按漢書操字孟德沛國人桓帝時文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都尉獻帝初平二年破黃巾有功拜

東郡太守既而豫兖州稱刺史又稱州牧建安元年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遷帝於許都九年據鄴稱冀州牧十三年自為丞相十八年自為魏公統皇后伏氏

及皇子二十一年稱王二十五年卒子丕嗣遂篡漢祚

吳孫權

按吳志權字仲謀富春人父堅為漢長沙太守兄

權亦稱帝任用周瑜魯肅張胎等權據江東國內富庶在位三十一年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
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其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
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幾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
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較善言
語傳焉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
有大於禪伐者乎今操之遺令諄上曰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
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
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
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
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温公識高不
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

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有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
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啜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
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
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隗帝遺令陸
序曰曹操臨終遺令世子曰吾歿後婕妤好妓女於銅雀其上施
六尺床張錦帳朝夕設節旌之傷月朔十五日輒向帳設妓女樂
時登吾銅雀臺以望吾西陵墓臺分香賣履漢書本傳曹操將卒
持姬女而拍香指以示四子曰已累汝目泣下又云餘香可分与
諸夫人謂諸舍中無所為幸所履組屨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
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矣夜則枕自枕
漢書本傳曹操在軍中未嘗睡常以負木為警枕睡熟則歌比則
寤由是征伐四方俱無驚動之虞矣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
盞傳物志魏太武習吹野葛至一尺許飲鴆酒至一
盞劉元城曰揚此聲以誑人欲其無害已也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
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

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大言耳此
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
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
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致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
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御曹操
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
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總得荆州權便遣呂蒙去
擒關羽○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其觀之孫權直漢賊耳先王
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
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人正如偷去劉備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
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偶

氏亡則五界初無利害

鳥桓王初李曰鳥桓東胡種名續漢書曰漢初匈奴頭致東胡其後

退保烏桓山因為所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以為輕便○呂蒙按三國志呂蒙汝南富波人少依姊夫鄧當擊賊孫策召見引置左右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則部司馬從征黃祖有功又與周瑜程普等破曹操於南郡數進奇計龍獲關羽定荆州封零陵侯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
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
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
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又不得伸必沮死不义也○孔
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
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
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

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
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
然豈有人特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
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蕪弱攻昧如
何曰弱者蕪之非謂并蕪取他只為助他誼之相蕪也昧者乃攻
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
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
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頭焉武侯有儒者氣
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
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叔戮雖多亦何害

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

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蜀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

室則正也集覽宣王按書司馬懿其孫司馬炎篡魏也西三

十里漢諸葛亮據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屯于此孫亮按宋鑑

齊高郵人舉進士神宗時修起居注青苗法行亮論其非時言者

亦以為畿內有追呼抑配之擾神宗令亮行視虛實亮上疏曰臣

次言為職辨察非臣事默知廣德軍踰年徙胡州累遷吏部侍郎

除龍圖閣直學士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

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采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

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
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
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

有乞食勝下之辱也而武侯既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弈碁有一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基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勝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妻車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中輟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

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朝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集覽

淮陰有乞食勝下之辱通鑑漢元年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悔信者因殺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勝下信孰視之俛出勝下匍伏一市人皆笑之武侯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通鑑漢獻帝十二年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初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上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龙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龙也將軍宜早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請亮凡三往乃見之隆中按一統志隆中山名在襄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嘗隱於此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通鑑漢元年初項梁渡淮韓信仗劍從之既而梁敗死又救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乃亡歸漢司馬仲達按魏志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温人少有奇節博學洽聞漢末兵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後受魏武顧命輔政明帝時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亮卒乃還軍傳至孫資謀魏追尊為宣帝龍且尚且輕之曰言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通鑑漢王四年韓信怨齊楚使龍沮將兵救之或曰漢兵遠聞第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以待之阻

曰韓信易與耳奇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勝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濟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淮水而陳信夜令人囊以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必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法也遂追之信使使壅壘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官王受其巾帕之辱通鑑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謂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帕婦人之服注謂古獲反婦人喪冠也以巾上覆髮如帕之類又古對反續漢書服志夫人緝縉帕釋名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有死諸君走生仲達之朝通鑑漢後主建興中諸葛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旅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入陣圖至是懿遂行其軍壘漢曰天下奇材也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社欽谷未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實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亮近伊尹之

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其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論極當魏炎請從問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王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炎問道出關

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其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
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焦地行言殺了他若明去義聲非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候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曹草廬亦是商量權擬在此但此時不當焦地若是焦見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燕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當
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不易取或問

聖又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

此便有班駁處集覽

按漢書馬魯恭王之後靈帝中平五年為益州牧治涪縣竹以人言蜀有天子氣

務行寬惠以收人心陰圖異計與張魯合兵殺漢中太守靳斜谷作乘輿獻帝興平元年徙成都卒子璋立為益州牧建安十六年璋迎劉備使擊張魯備據涪城以圖璋上兵

敗十九年備入成都璋出降九二十七年

○義利之大分武侯

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

而已則獨觀不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

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其當然以為略

數千戶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

則喜竊疑之夫孔明之出初山三郡響應即不能守而歸則魏人

復取三郡必必斃首事者增募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入
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
守虜騎復來則來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
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
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
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集覽
後主建興八年丞相亮伐魏率大
軍攻祁山我陣整齊魏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年矣然無聞
畧無所備梓潼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鞏昌等郡皆應亮
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拒之按一統
志祁山在鞏昌府城西十里山上有城極固
○孔明失三郡非不
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
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
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

養心
之助

欺者徒民而歸殆亦照烈不肯棄民之意與○孔明擇婦正得
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
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
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集覽
亮河南高上黃諺承曰家有醜女黃
頭黑色而不可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
諺曰不作孔明擇婦正得阿諺醜女
○問孔明與禮樂如何曰
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看史策自有
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
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
魏心之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其不之畏這
舛所在只是該載不盡此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
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集覽
按一統志子午
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

卷之五十五

里谷中路通南北故各杜甫詩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
屋即此按一統志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
雲棧直抵斜谷郡國志此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餘里谷間褒
水所經漢張良流高祖燒絕棧道曹操出斜谷軍遮要按漢中
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按一統志褒谷在府褒
城縣北一十五里山有秦王獵地及丙穴道人谷昔諸葛亮遣趙
雲鄧芝等據資谷即此○問孔明出師每之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

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
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緩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有
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
辛毗來邊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
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集覽按三國志
曹操表為議郎遷丞相長史入朝為侍中好直諫嘗以事諫又
帝文帝不聽昆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時封穎川侯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

強弱利害二其心蓋漢漢平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
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
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
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
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瀆而忘討賊
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
以帝室之胃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
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
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

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蔣琬按三國志琬統留府事常從昭烈入蜀除蜀都長昭烈嘗至廣都怒琬與事不理謂言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後為尚書即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常足食以給軍中亮每言公啖託志忠雅亮卒以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舉止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後封安陽亭侯卒諡曰恭○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

曰叔孫通人物汗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上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上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

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
如此做便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
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薄楊顛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
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
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
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
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
之計苟非其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
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

大虞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違懼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

者楊顛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誰恢復志

决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

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集覽楊顛按三國志顛表揚人為

諫曰坐而論道謂之二公今明公親校簿書不亦勞乎及顛死亮
泣三日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通鑑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諸葛亮遣使者至司馬懿軍懿問其夜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
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馬所取食不至
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
事繁其能久乎未幾亮卒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忍

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

而苟或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創懸

之為迹其行事可謂勇智無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
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與抑欲以晚節蓋之與由前
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
苟君安得無罪與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
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
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
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
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
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亦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此
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攷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

心其死亦何是悲又據本傳或乃唐衡之壻則或之失其本心矣

矣集覽

宋景文按宋鑑宋初字子存雍立人與兄庠同時奉進士
歷官太常博士詔定新樂權度支判官上言三冗三費進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上禦戎七篇累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與歐
陽修同修唐書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學士承旨卒謚景文

性理大全六十一卷終

聖賢大全六十二卷

聖賢同德善書善如聖王丞相工部尚書學士承旨平益景文
錄林學士曹昭并明土噤宗好子倫察以精圖學士承明水與烟
矣學士承旨大常勅土噤我商樂對支儀宮士言三三三三
宋景文與宋益本師字七并我立入與又率同朝本學士
引其亦何景悲文刺本朝短公善斷之引慎短夫其本也

